

武汉特稿

# 开城这天

舒飞廉

拉开窗帘，昨晚上映画“武汉必胜”的楼房间，云霞缕缕，红日灼灼，多么好的朝晖，洒入这开城第一日。我左思右想，回老家？麦苗青青，油菜草紫犹未凋谢。磨山？晚樱花如雨，惊红骇绿里，春山可望。学校？桂中路的法桐树影，朝阳斜射婀娜可爱。缠结了十分钟，跳出来的念头是去东湖公园，对，这时候，交给无意识！

门前扫码、测体温的师傅，平日多严厉，今天口罩以上的眼角都漾笑意。刷刷刷躬身扫地的环卫工大姐，过去两个月辛苦了。风驰电掣由二桥上下来的公交车被女司机开着，英姿飒爽里，多了一点刹车的温和。天庭酒店门前的警戒线还未拆除，一身防护服的志愿者小伙子宇航员一般，坐在门前的长椅上，神色怅然，他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。过早去！良品铺子开了，无名小超市开了，中百超市门口排着扫码进店的队伍，小心翼翼保持一米“社交距离”，菜店的大哥大嫂们将红苋菜、小白菜、空心菜、黄瓜、瓠子、苕尖、黄豆芽、香椿芽、山笋摆到人行道上，水灵嫩绿，久违了，新鲜的时蔬。

川香牛杂，襄阳牛肉面，早点师傅立厨间忙碌，堂内空荡荡，客人们在门前用支付宝付款，端着一次性的面碗，去行道树下，将口罩摘下，挂耳边摇摇晃晃，蹲踞如蛙，抡筷挑面，大快朵颐，让我觉得好像穿越到乡村饭场。炸面窝的太婆也出摊了，盛滚油的炉子摆在尚未开门的时装店前，米浆面窝与苕面窝随着她手腕的推别翻转，一一在热油里滚打成金灿灿的圆圈，外焦里嫩，逗人口水。她对她的顾客粉丝们讲：“关了几个月，打麻将都有得钱。”您这个炉子，已经在武汉炸出一套二手房了，岂止是麻将钱，以后口罩也别摘，多卫生，多专业的样子。我吃什么？当然是蒋师傅的热干面！

蒋师傅一手执竹篙，一手从篾箕中面条山上取料，罗汉般的脸庞浮在开水深锅泛起的层层蒸汽里，提辘十余回合，二三十秒，将淘漉好的面条交给候在一边的太太，挑入鸡精、

芝麻酱、腌萝卜丁，淋一勺卤水，车转面碗，交给顾客去一边配料桌上，按自己的喜好，加入醋汁、蒜汁、葱粒、酸豆角、雪里蕻咸菜，口味重的，也可以取一点茼蒿碎叶，七上八下挑好，端在手里，再拎着一杯温热的豆浆就可以出门。我麻利地配料，像在化学实验室，一边听到排在我后面的顾客在向蒋师傅和他的太太说“新年好”。唉，正月十五雪打灯，二月花朝，三月寒食又清明，老朋友们的确是没有面对面拜过年。我在驾驶座上“享用”这鲜香热乎的天下第一面，味蕾的激发，来自五味的调和，身体的感动，来自缥缈的奇香。我心里想，到底是因为我是武汉人，才吃热干面，还是因为吃热干面，才变成了武汉人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人生四大喜，他乡故知，洞房花烛云云，这第五大喜，大概就是：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你又吃上了你的城市的那一碗面。这碗面有灵，能召唤你的身体。

停在东湖公园西北侧门的小停车场，扫码，量体温进园。早上八点，晨露如珠，朝阳穿林，迎着春光走在修长细黑柏油路上，好像是要踏入爱丽丝的仙境。四月八日，春之暮矣，花事稍减，但是满园的新叶多美！杉枝羽羽，樟叶簇簇，垂柳如眉，新竹刚刚由笋胞里抽出脖颈，尚沾着乳粉。枫树周身的叶片，好像是鸭园开间，里面的小鸭子奔涌出来，用它们的脚掌印上去的。阳光照在路边的兰草上，每一株都像瑶池仙葩一般。这是四月的新绿，每一棵树，每一株草都重新回到春天里，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，它们的身上有了光，就像鸡娃鸭娃，牛羊崽崽，牙牙学语的孩童，吉光翠羽，一閃即逝。

来公园早锻炼的人不多，大伙儿还是有一点怯，但来的都是“老东湖”吧。白鹤亮翅，野马分鬃，揽雀尾，穿深青衣裳打太极拳的老爷爷，结伴攒信步数的中年夫妇，戴耳机跑步的马尾辫少女，拿着单反照花花草草的小伙子，比诸从前，人数百不及一。沿着湖边弯

曲的杉树小道走向长天楼，排排杉树苗壮，之外是古媚的垂柳。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岸边钓鱼，柳枝抚在他的肩上，就在我路过的一瞬，他就由青荇绿藻间破地扯起一条小鲫鱼，一拃来长，银光闪闪，唉，这是二三月间初长成的鱼苗，它还没有来得及领教鱼钩的厉害。垂柳之外，就是汪洋泛漫的东湖，春水波光，一望无际，浮动十余里外的磨山、喻家山、珞珈山、南望山诸青山。垂柳之下，近岸的水面，尚搭着年前灯会的惯例。东湖的灯会已经是年年余腊新正的花会，我们亦曾在其中经历过不少的“青玉案”，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。这一届灯会，声光电动的新古典非遗花灯，来自四川自贡，原拟由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今年三月一日迎客。开放十余日，旋即关闭，好像一位花腔女高音，乍一开腔，就将她的“俞纯敏绎”强咽进了嗓子里。

小伙子拍照的碧潭观鱼之上，是灯会的“年年有鱼”灯组，年轻夫妇走过的，是灯会的“星光长廊”，老爷子在站立着小猪佩奇与米老鼠的花灯间打拳。好像按一个返回键重返过去的元夜，这些灯组通上电，就会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，人潮即席席卷我们这几个来畔东湖头道汤的家伙。“年年有鱼”，“小猪佩奇”大概只能算是古典的“俞纯”，“敏绎”的部分，尖板眼，还是在湖边的五六只花台灯船。它们泊在东风吹拂的绿水上，分成“光耀军运”“两江四岸”“楚韵九歌”三组，两江四岸部分，展示的是黄鹤楼、龟山电视塔、长江诸桥的模型，簇簇新，堂皇富丽。我最中意的，还是取意于屈原《九歌》，以编钟乐舞、细腰楚女、高冠士子展示的“楚韵九歌”。我有过计划，新年夜，坐帆船，由楚风园，到落霞水榭，到行吟阁，到老鼠尾，中途来看这“袅袅歌声中缤纷绚烂”的灯火楼台，领教此番“武汉年味之最”。疫情之后，灯会说不定会重新开放，错过了除夕与元夜，端午？七夕？

中秋？说不定会别有一番渡尽劫波后的“光影画卷”？

回程，绕行吟阁与碧潭观鱼间的枫杨道，三五百米的林中路是我散步东湖公园的最爱，路边点缀的长亭短亭固然是翼翼欲飞，掩映它们的松、桂、枫、枫杨，每一棵都舒展自然，各各蔚然成林。一条青石路走上去，就是与湖畔行吟阁对望的屈原纪念馆，有屈原像立在馆前小广场。儿子五六岁的时候，常爱来这里骑卡丁车，林中清风嫩，他呼啸来呼啸去，绿林小强盗汗如雨下，大惊小怪，一定是搅扰到坡上的屈原大夫不怪其烦。

过去的六十余天，我隔离居家，写一个名叫“团圆酒”的小说，并没有报名去社区工作，心里是愧疚的。我读了一点废名、孙犁、莫言、韩少功的作品，又重新看了一遍楚辞。围城里的中年《离骚》忧国忧民，上下求索，自然是感同身受。《招魂》却以楚地膏腴的田野、热烈的礼仪、淳厚的风土、丰富的食味给了我安慰，我的新小说也深受启发。至于“君思我兮然疑作，雷填填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狖夜鸣”（《山鬼》），这是围城中曾惊的惊恐与怀疑；“登九天兮抚彗星，竦长剑兮拥幼艾，荪独宜兮为民正”（《少司命》），这是予公务与医务人员的感激；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”（《国殇》），前日满城的哀悼，降旗，驻车，汽笛长鸣，即是生者予逝者的切切追怀。

由屈原凝思眺望的小广场走下来，石板路边，园丁们穿着防护服，坐成一排，正在清理林间的杂草。屈子滋兰树蕙，有讨厌艾草与花椒的强迫症，拾眼看到工人的劳作，春风里愁苦的脸，会展露笑意？坡下东湖绿、山岭青、草木荣，我顺势而下，脑海里跳出的是《少司命》中的另外一句：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。”年轻时觉得它是一句情话，现在，它言说的就是武汉啊。

2020.5.8, 武汉

## 笔会

江城印象

(雕塑)

项金国



# 我让萤火虫去接你

周华诚

和两三位朋友饮酒夜归，几个人穿过小树林，发现路间飞舞着几只萤火虫。小小的绿色的光点飞舞，引得大家大呼小叫，兴奋不已。

是六月初，我带城市里的朋友回老家种水稻——每年的暮春初夏，我都带他们来田间干农活。我们在田埂上坐着，谈天说笑，也在泥水间弯腰劳作，把青秧一株一株插进泥土。到了秋天，田地里一片金黄，他们又会回来，一起收割。

每一次田间劳作，都让人领会到自然与山野的美好。

即便是萤火虫一只两只飞过眼前，都令人惊讶。这细微的美好，我们还以为早已丢失，结果它们还在。而我们内心深处，居然还能被这种微不足道的美好打动，这也让自己感到意外。

还以为自己生锈了呢！

所以，那就经常到乡下来插秧呀。我们就这样开着玩笑，一次又一次回到稻田。我想起，在我少年时候，最害怕的，就是暑假干农活，无数繁重的农事压在大人们的肩上，孩子们也要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。六七月的暑热之中，必须咬牙坚持，挺过农忙时节。那时，大人就会嘱咐小孩：要好好念书呀！这样，以后就不用干农活了！

夜渐渐深了，大人与孩子带着一身疲惫，沉入梦乡。只有小小的萤火虫，提着小小的绿

色的灯笼，那么飘逸，飞呀飞。一閃一閃，一閃一閃，一閃一閃，仿佛梦境。

买过一本书——《故乡的微弱之光》。光看书名，你猜不到这是一本关于萤火虫的书。

作者付新华，国内不多的萤火虫研究专家之一。他是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教授，也是我国首位研究萤火虫的博士。自2000年起，付博士致力于对萤火虫的考察与研究，发现和命名了雷氏萤、武汉萤、弯宇萤等多种萤火虫。这些年，他对萤火虫数量的锐减感到痛心，积极投身萤火虫保护事业，通过讲座、著述、摄影等形式，向公众传达科学赏萤、保护萤火虫栖息地的理念，还成立了环保组织“萤火虫自然保护研究中心”，被媒体称为“中国萤火虫研究和保护第一人”。

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在夏夜家门口遇到浮游的萤火虫的情景。那一閃一閃微弱的光，就像是童年的记忆。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再遇到它们了？

萤火虫在中国古籍里，待遇真高。打开数字版的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便能检索到萤火虫飞散在各种古籍里的小小身影。其中“博物汇编·禽虫典”第一百七十一卷的“萤部汇考”，搜集到古人对于萤火虫的各种描述。埋头

阅读诗词文赋，便仿佛沉入一个闪闪烁烁、流光溢彩的世界。

萤火虫有各种各样的别名：熠萤（《诗经》）、宵行（《诗经》）、萤火（《尔雅》）、即蛸（《尔雅》）、丹鸟（《大戴礼记》）、耀夜（《古今注》）、景天（《古今注》）、丹良（《古今注》）、燐（《古今注》）、夜光（《古今注》）、宵烛（《古今注》）、挾火（《埤雅》）、提火（《埤雅》）、蛸萤（《尔雅翼》）、燐（《本草纲目》）、水萤（《本草纲目》）。细品之下，那些名字都典雅极了，带着诗意，就像萤火虫提着微光，穿越时空，款款而来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，萤火虫就频频出现在诗人的笔下。南朝梁简文帝的《咏萤》诗云：“本将秋草并，今与夕风惊。腾空类星陨，拂树若花生。屏疑神火照，帘似夜珠明。逢君拾光彩，不吝此生倾。”大概在古时候，光污染、空气污染都没有这么严重，生态环境也好很多，夏天的夜晚，萤火虫数量一定非常多吧。万千萤火虫明明灭灭，足以让夏天的夜晚万树生花，增光添彩，这萤火虫的光亮，可以把人带入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。

李白写萤火虫，独出机杼，一首五绝不见一个“萤”字。“雨打灯难灭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飞天上雪，定作月边星。”杜甫也有诗咏萤火虫：“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。未足临书卷，时能点客衣。随风隔幔小，带雨傍林微。十

月清霜重，飘零何处归。”韦应物也有《玩萤火》：“时节变衰草，物色近新秋。度月影才敛，绕竹光复流。”

写萤火虫的诗人，可谓车载斗量，不胜枚举。倘若像小时候一样，在夏夜天空下歌咏赏萤，还能打开手机一一吟诵古人的诗词，那又是多么愉快的事情。只是二三十年前的乡野人家，一册图书尚且不易找到，又没有如今普及的手机、电脑等工具，哪里能轻易得到这些珍贵的诗文书赋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无非是仰望竹榻，遥望夜空出神，心与天地萤火虫星光一般空澈澄明，用一颗天真的心去感受自然万物罢了。

有时，村夫野老能讲一点传奇故事，便已属难得，引得村庄中的孩子们都围着，听他讲讲“囊萤映雪”之类的典故，以及奇奇怪怪的故事。关于萤火虫的怪诞故事也很多，这两天从古书上读到，颇有乐趣，随举两例。一是《拾遗记》里有说：“岱舆山萤火大如蜂，声如雀，八翅六足。”一是《酉阳杂俎》里的一则笔记：“登封尝有土人客游十余年，归，庄在登封县。夜久，土人睡未著，忽见萤火发于墙堵下，初为萤，稍稍芒起，大如弹丸，飞如四隅，渐低，轮转来往。去土人面才尺许。细视光中，有一女子，贯钗，红衫碧裙，搔首摆尾，具体可爱。土人因张手掩获，烛之，乃鼠粪也，大如鸡栖子。破视，有虫首赤青，杀之。”

这样的故事，倘若在小时候听到，一定会在赏玩萤火虫之余，或者“囊萤映雪”这样老生常谈的典故之外，给孩子们增添一些惊心动魄的乐趣吧。

我让萤火虫去接你。

阿爸在县城干活，离施甸一中不远，一路找过去，在楼下喊他。阿爸，阿爸。不记得喊了几声，搅拌机的轰鸣声停歇了，阿爸从一栋盖到一半的红砖楼里走出来，听我说钱用光了，他从兜里翻出钱，一张一张捻出，递给我。不记得拿了多少钱，只记得阿爸转身，朝红砖楼里走去。搅拌机的轰鸣声又响起，轰隆隆轰隆隆。

阿爸是木匠师傅。不管多大的师傅，木匠也只能算是夕阳产业了吧？钢筋水泥的房子越来越多，木工活越来越少了。阿爸的活路经常接不上，接不上就乱接些别的活，石匠、泥水匠，都干过。我去找他，往往是在他干木匠时候，借大的房子里，一个人干活，还哼着小曲，很是悠闲自在，到灰头土脸的建筑工地去找他，还是第一次。

这一年我读高一。再次和阿爸到建筑工地，我已经读大一。

天不亮起床，打着呵欠，很快，困意全无，多少有些兴奋。我和阿爸在昏暗的院子边，洗脸，刷牙，各自推出单车，跨上去，叮铃叮铃打响车铃，拐出还在沉睡的汉村，朝大公路骑行。我不断问阿爸一些问题，阿爸耐心解答着。路两边的作物静默着，绿色还没从黑暗里剥离出来。说话间，向西，向南，再向东，半小时后，来到仁和镇上一处建筑工地。

此时，太阳正慢慢拱出东山，照得西山顶一片红。红慢慢地往下移，再往东移，不一会儿，建筑工地也一片红。散落的红砖，成堆的红砖，砌到一半的红砖墙，在朝霞的映照下，愈发显出红来。周边的水稻、玉米和山药藤，绿叶间闪着柔嫩的光。

我摘下眼镜，擦一擦镜片，又戴上。那年我刚戴上眼镜，是在复旦南区步行街上花一百多块钱配的，镜框比较松，稍微出汗，就会往下滑落。我不时会下意识地伸手扶一下。

阿爸在二楼砌墙。砌墙看上去很简单，抹一点儿沙灰，搁一块砖头，然后用手一敲一敲。但真做起来，也是需要技术的。建筑队可不敢把砌墙的重任交给我这戴眼镜的“书生”。那我负责什么呢？负责搬砖。

从一楼搬到二楼，一块红砖重四五斤，每只畚箕里放不了几块。扁担压在肩头，汗水流了满头，走了才两趟，肩上的肉已是又酸又痛，汗水流到眼镜片上，前路一片模糊。和我一起挑砖的，是几个女人，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，她们一看就是干惯了这活的，粗手大脚，每趟挑的砖都比我的多，走得还比我轻快。她们纷纷拿我开玩笑，无非是问我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，怎么大学生会来搬砖啊，戴着眼镜看不看得清路啊。

她们说到眼镜时，眼镜似乎忽然意识到了我脸上的汗水，立时变得沉重，不可阻遏地往下滑。终于，在我耸起肩膀脸上的汗水时，头一歪，眼镜掉了，跳跃两下，落在脚后。此时，我正走在一段楼梯的中间。世界，瞬间起了一场大雾。已近中午，目之所见，只是一片耀眼的朦胧的光。近处的红砖、钢筋，都闪着亮光；坝子四周郁郁葱葱的山，山顶湛湛蓝蓝的天，都在各自的色彩里迸出强烈的音符。我一时踌躇，乱糟糟的逼仄楼梯上，要放下担子，有可能砖头会滑落，我便一手撑住墙，一手扶扁担，前脚立稳，后脚伸，勾起眼镜，慢慢抬起，同时腾出扶扁担的手，探下去，手脚并用，终于，手和脚在空中成功会师。幸好眼镜没摔坏，擦一擦镜片，重新戴上，世界复归原位。没人看到我刚才的狼狽样。——后来我写过个短篇小说《初岁》，里面有戴眼镜杀猪的年轻人。杀猪时戴不戴眼镜呢？这是让他困惑的大问题。写小说时，我并没想到在工地打工的这个细节，是潜藏的记忆流露吧，让现实和虚构，不经意间沟通了“真实”的涓涓细流。

女人们见我许久才上来，又说了些什么，并没丝毫恶意，只是为了调剂无聊的劳作吧。但那时候我实在内向，只顾低头搬砖，很少搭理她们。她们便在自说自话里，爆发出一阵一阵的笑声。我在她们的笑声里，扔下砖头，逃也似的下了楼。楼边装了个滑轮，从楼下拉沙灰上楼。砖垛离和沙灰的地方不远。我站在砖垛边，抬起头看头顶的滑轮，是一桶沙灰正摇摇晃晃地往上拉。天真是蓝，装满泥水的沙灰桶摇摇晃晃，不时有几粒沙灰掉下，捎带着灰屑，不时有几粒沙灰掉下，捎带着灰屑，不时有几粒沙灰掉下，捎带着灰屑。

我当时就知道，这会是我这辈子记忆极为长久的一顿饭。太阳早已落山，坝子四面亮起灯火。我和阿爸前一后骑着单车，穿过蚊子织成的罗网，蚊子嗡嗡着，一次次朝脖子上脸上发起冲锋，哪怕戴着眼镜，哪怕眯着眼睛，仍然有两三只蚊子射进眼中。又酸又涩又痒，恍若巨石突然压迫到眼球。我下意识地伸手一揉，眼镜朝上一抬，单车龙头猛地一摆。眼中一股热流，裹挟了蚊子的尸体冲突而出。

阿爸告诉我，我一天的工钱是十二块钱。他的呢？记得是二十块钱。这一夜，梦里我都感到浑身酸痛。迷迷糊糊，听到楼下开门声，刷牙声，泼水声。我知道，是新的一天了。隐约听到妈说，不喊阿辉了？阿爸说，让他多睡会儿吧。我想要挣扎着起床，然而浑身酸痛，动弹不得。我仄身在现实和梦境的缝隙，听到阿爸推出单车，出了大门，叮铃叮铃打响车铃。

云边路  
在工地  
俞跃辉



“文汇报”  
微信二维码